

高爾基的美学觀

蕭三著

新文藝出版社

B
X

高爾基的美學觀

蕭三著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四·上海

目 次

序言

高爾基底社會主義的美學觀

- 一 正確的反映現實和歪曲的反映現實
- 二 謂什麼對文藝作品估價呢？或藝術究竟是作什麼的呢？
- 三 寫什麼呢？
- 四 文藝的目的或「有準繩的」美學
- 五 高爾基的「人」觀
- 六 爲「真」與「美」之新的綜合而鬪爭
- 七 藝術的基礎——真，教人向美的真
- 八 社會主義的美學

關於高爾基

高爾基的寫作態度

高爾基的二三事

十月革命後的高爾基

十月革命後三年中艱苦工作的「二三事」

逝世兩月前的高爾基的工作

高爾基對教育與兒童的工作

高爾基與中國

爲高爾基逝世一週年紀念作

高爾基逝世三週年紀念

我怎能忘記

——爲高爾基逝世三週年而作

偉大的愛，神聖的愛

——爲紀念高爾基逝世五週年而作

高爾基——無產階級的人道主義者，社會主義的美學家，反對法西斯主義、托派的戰士……

義、托派的戰士……

一四

一 從魯迅說起並斥王實味

二 就在黑暗裏也看到光明、鬪爭

三 愛戰勝死

四 托派殺死了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的作家

高爾基與西方文明……

附：高爾基答美國雜誌問

一五

高爾基底社會主義的美學觀

偉大的文學家高爾基底創作——小說、戲劇、詩歌等自然佔他一生著作之主要的、最大的部分。但是高爾基的論文、演說、書信、筆記……也應視為他的極其重要的文學活動。如果從他的小說等創作底型象……裏面我們看得出高爾基的思想，人生觀……那末，從他的論文更能直接看到他的社會、文化、文藝各種問題的意見與主張。

高爾基不僅是作家而且是文藝批評家，文藝理論家。

這篇文章便是企圖根據高爾基的論文、談話、書信等文件論述論述他對藝術的態度和他的文藝批評活動的原則。同時就是論述這第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作家對於美學的觀點。

一 正確的反映現實和歪曲的反映現實

文藝是現實的反映，這是在今天誰也承認了的，除很少數視文藝為超社會，超階級的東西及主張「為藝術而藝術」的人們外。但是反映現實有正確與歪曲之別。這便要看作家的哲學、思想、人生觀等等而定。

『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為蘇維埃的文學及文藝批評之主要方法，他要求藝術家真實的、歷史地具體的描寫現實和其革命的發展。』——這是「蘇聯作家聯盟」章程上的一條。

藝術不僅反映，不僅描寫現實，而且要改造現實，指出其革命的發展。所以簡單地描寫現實，給現實照一個像，以及不加選擇的描寫，或忽視現實之主要的、光明的、教育人的、積極的方面，——那不是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作品，那不是高爾基對藝術創作的態度。

在高爾基對 L·安得列夫(Leonid Andreev)的回憶裏，有一段故事，很可以看

出高爾基對藝術的態度，同時也就看出他作文藝術批評的原則來，這比對高爾基的美學觀作一般的論證更正確，更深刻些。高爾基在那篇文章裏說：

「在加普利地方，我們告訴 L·安得列夫一個故事，後來他用了作成短篇「黑暗」。這個故事的主人翁是我認識的一個社會革命黨。實際上這故事很簡單：「忍耐堂①」的姑娘，感覺地猜到了自己的「客人」是因為偵探緊緊地跟着，迫不得已而走到她這裏來的一個革命者。她對他非常親切柔和，用一般母親的關心和女人的機智招待他，這是一個女人的感情，因為敬愛英雄而完全做得到的。可是這位英雄，是一個心粗的人，書獸子，用宣傳道德來回答那個女子之心的波動，提醒她，說她這時候想忘記那些德行。女子因為受了侮辱，打了客人一個耳光——這耳光我認為是很值得的。於是客人明白了自己粗心的錯誤，請她原諒並且親了一下她的手——我覺得這最後一着他也可以不作。這就是故事的一切。」

安得列夫寫了一個短篇。高爾基所說的這些事實完全採入了他寫的「黑暗」。

在那裏面也有不平常的「客人」，因為偵探跟隨，兩晝夜沒有睡覺了，於是跑到「堂」裏來，也有妓女打他的耳光和客人恭恭敬敬的，甚至是崇拜得很的吻手。

可是在現實的堂子裏所經過的簡單而光明的事變在短篇裏卻沒有。有的恰是幾乎完全相反的。在現實生活裏——革命事業的真理被女人從革命者那裏感覺到了，他使得一個人從卑賤的職業裏解脫出來，吸引出了——即使時間很短——女人之一切美德，自豪與溫柔，這些美德甚至不為那「英雄」所瞭解。在現實生活裏發現了一種出人意外的兩個人——女人與「英雄」底相互的關係，人性的互相發揮更加豐富些，聰慧些了。但是在安得列夫那篇作品裏現實生活的卑下，「黑暗」不僅將革命者偶然到了堂子裏所帶來的一線光明給弄壞了，——「黑暗」這篇小說可以說是「原則上」勝利了。安得列夫強迫着他的主人翁害羞，不是因為他對一切美妙處敏感之不足，而是自己的純潔彷彿被「黑暗」所侮辱了。短篇裏的女人打了「英雄」一個耳摑，不是因為他比女人心所理想的英雄粗暴、窄狹，而是因為他在女人看來，

自許爲「英雄」，而即此顯得女人底卑鄙。

「黑暗」這個短篇的「思想」，由安得列夫強烈地表現於那個主人翁在舉杯時所說的話語裏。他想擺脫一生從前的種種，認爲自己有眼睛「看得見」，是侮辱了世間大多數「盲目」的人。

『祝生出來便是瞎子的人們，——「黑暗」的主人公對他周圍喝得醉醺醺的妓女們說——看得見的人們！把我們的眼睛挖出來吧，因爲可恥，——他一拳打在桌上，——因爲有眼睛的看那些瞎子是可恥的。假如用我們的燈不能照見黑暗，那末把燈火完全熄了，我們大家爬進黑暗裏去吧。』

對安得列夫這個短篇如何估價法？可以談他所創造的人物現實或不現實，可以討論一個藝術家根據他的哲學——他對人生的關係往什麼方向敘述事實的權利，總言之，可以估價這個短篇是真實的或是不真實的，正確的或是不正確的描寫現實。

高爾基估價「黑暗」這篇小說是一種罪過；不是藝術家對藝術的罪過，而是一個人對社會的罪過。在這以前，在許多文學家中間，安得列夫是高爾基唯一的朋友。

友，從此以後便一天天疏遠了。高爾基怎樣批評的呢？他說：

「……列翁尼德·安得列夫將事實的意義和形式歪曲到不復能認識了。這一歪曲使我異常難過：列翁尼德彷彿是取消了，消滅了我所久待而渴望的喜慶日子。我太知道人了，這使我很高地尊重人們善良的、忠實的情感之那怕是最小的表現。自然，我不能不告訴安得列夫以他這一行爲的意義，……他對我提到美術家的自由，但是這不能變更我的態度，——就是到今天我還不相信，人的感情這樣稀有的表現可以由美術家隨意歪曲去適合他所愛好的教義。」

高爾基指摘安得列夫，因爲後者殺害了生活所創造的偉大的人的美。他指摘安得列夫因爲一個作家是對社會負有責任的，他所見到的一切美妙的聰明的，應化爲藝術，使之普及於大衆。安得列夫沒有看到這點，不僅偷去了人類的節目，而且譏謗了人類；即此，不僅鈍化了美學的法規（這法規承認與否，各人有自由，因爲不是每個人都應該作美術家的），而且鈍化了社會的道德。

現在再舉一個例子看出高爾基對藝術估價的態度。他認爲美術家歪曲地反映現

實，歪曲着生活之高的真理是破壞社會的道德，是作家的狹隘和貧困。

在「人格的破滅」那篇文章裏，高爾基分析在頹廢派的文學裏革命者的型象時寫着：「現代的作者們一致地描寫另一個典型—，「黑暗」的主人公無疑地是不聰明的，這是一個病態意志的人，隨便一種乖僻的論證便可以折服他。「七個被縊死者的故事」中的革命者對於他們為什麼去上吊的事業完全沒有興趣，在短篇故事裏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說過一句話談到那些事業的，他們所給予人的印象，好像是過着異常寂寞的生活，和監獄以外什麼聯繫也沒有，他們接受死也好像是病人沒有希望地喝一匙子藥水一樣。

阿爾齊跋涉夫的可笑的和愚笨的沙寧比作家所用以針對他的一切社會民主黨人高一尺。在「百萬」那篇裏，社會民主黨人是頗為卑鄙的人物，在「恐怖」那篇較。

● 高爾基這裏將「現代的作者們」和皮謝孟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列斯科夫、屠格涅夫等作比較。

裏——革命家簡直是個惡棍。「人的自由」裏的人物——盡是一些怯懦之輩。索洛古勃的埃斯得秩加。阿爾金娜和俄國革命的女人們有什麼相同之點。」

高爾基所數的上面那些文學上的現象，不都是有意的譏謗。現實的歪曲和庸俗化——這裏是因為作家無能力辨別那生活之高的真理和那種彷彿的「真理」。

高爾基在上舉的那些文學裏，也和從「黑暗」那個短篇一樣，首先看到『社會道德的墮落，俄國作家自己的典型之下降。』（高爾基）

而這即是高爾基之所以爲高爾基。

對於高爾基，文學常常是一種社會的事業，社會的行爲，他在道德上的估價和人的任何一種別的社會的行爲是完全一樣的，甚至還要高些，要嚴格些。

對於高爾基，生活之唯一的和必需的意義，同時也就是藝術之唯一的和必需的意義——因爲藝術對於高爾基是終生的事業——是熱烈的、不倦的鬪爭，使人與人類成爲幸福的和美妙的。

對於高爾基，藝術是屬於未來之生活的真理而奮鬥的最有力的工具。

對藝術任務的這一觀點，說明高爾基一生自始自終的文學批評活動的特性，從前世紀末他少年時代在報紙上寫書評及小品文起，到作爲我們時代第一個偉大的布爾塞維克作家的演說報告及論文，都是一貫的。

二 憑什麼對文藝作品估價呢？或藝術究竟是作什麼的呢？

這裏我們說明高爾基對藝術的態度的第一點，——他對文藝作品的觀點認爲是一種行爲，一種事業，而且是社會的事業。

高爾基說過：『沒有一本書不是教人以什麼的。』（中國也有句古話：「開卷有益」）我們知道，一切藝術，形成或這樣或那樣的性格，暗示同情或反感，教人（或對或不對的教）如何生活。這就是藝術在人生裏所盡的使命和所起的作用。它的估價——好或壞，肯定或否定——決定於它教育人以什麼。愈是有天才的美術家，他的藝術因而影響人愈強，便愈加應該從對社會有益或有害的觀點去批評他的作品。

這樣可以概略地說明高爾基對藝術和實際關係的觀點。他堅決地反對藝術之「無目的」、「或本身目的」的理論，甚至在最反動的時代，當一般頹廢派的美學者譏諷稱藝術之社會意義者為空想與無知識……高爾基即不倦地主張對人及人類必要的藝術，反對有害的藝術。

成為天才的作家之前，高爾基曾是天才的讀者。對於理論家和批評家的高爾基——書，首先是為讀者的，他對於書之以「讀者」資格作的批評是最能看出來高爾基對於文學的要求的。

在「我怎樣學會寫作的」那篇文章裏，高爾基敘述他早年的，形成他後來為一個不妥協的和那些生活的腐朽制度鬪爭的戰士的「生活的印象」，提到他的遭遇，影響他的人和事件時，同時提到書：

「和他的姿態一起（一個被罰作苦工者的姿態——作者註），我聯繫着另外一種東西，也是很深的印象，——他寫道：——我得到一本厚厚的書，開始幾頁脫掉了，我讀起它來，一點也不明白，除在一頁裏說到一個國王要給一個簡單的射手以

貴族的稱號，射手用詩回答國王：

「唉，讓我作一個自由的鄉下人了此一生吧，
我的父親是一個簡單的農人——我的兒子也將是個農人。
本來我們這種平常的人在事業上，
比顯貴的老爺們更偉大，更光榮。」

我把這首拙笨的詩抄到本子上，它對我彷彿是我多年作遊客時的僧棒，甚至是
一件盾牌，使我不墮落到那時的「名人們」對我許多的誘惑和庸俗的壞的教育裏面
去。大概許多少年們在生平常碰到一些話語，成爲他想像的動力，有如風之吹滿帆
船一樣。過去十年左右我才知道，這幾句詩是「述快活的弓手格林和古德」那個滑
稽劇本上的，是十九世紀時莎士比亞的先驅洛伯特·格林(Robert Grin)寫的。我
很高興，我於是更加愛好文學，——這從來便是人在艱難困苦時忠實的朋友和助
手。」

高爾基對文學之一切好的批評，常常是因爲作品對人有幫助，指示人民走正確

的道路及教人以品行和對人的關係，能教育人們。

『伯朗熱(Berange)使得我快活，頑皮，對人說俏皮話，在短時間內我而且很學會了這一點。』〔在人間〕——高爾基敘述他少年時和偉大的法國歌者的認識。『斯坦達耳(Stendhal)的小說肯定了我的恨，』——在別處高爾基寫着。他不倦地指出藝術之教育的創造的作用。

在「工人階級應培養自己的文化技師」一文裏高爾基寫過：『兩個最能教育（影響）文化人的力量，——藝術和科學，和自然科學並列的，文藝是不弱於前者——假如不是更強的——教育人的理智和意志之有力的工具。除一些糊塗蟲外，誰也不會否認這個吧……』

因此高爾基極力反對那種對人發生不良影響，使人不堅定生活而向生活投降的文學。

高爾基是最愛俄國文學的，認為它是「我們民族所創造之最好的東西」。但他極力反對其不健全的處所。